

荟萃

凉州大马踏歌来

徐永盛

下第一马》《铜车马俑驰万里》等诸多与马有关的作品。

2017年岁末,参与中国古代马文化丛书撰写的那两年,我的目光一直聚焦在全国各地出土的马文物中。最终,完成了60件马雕文物、18万字的写作。后来,又参与了系列电视纪录片《凉州大马》的拍摄工作。

二

大道如青天,神马常萧萧。在今天人们的想象里,丝绸之路常常是一条飘逸着神秘丝绸的梦想之路、繁华之路。然而,它也是一条偏远荒凉、沙尘漫天的磨砺之路、挑战之路。它既是贸易运输的大道,也是信使的大道。它通向繁荣的岁月,运送着生机与希望。人类的历史轨迹,也在这条大道上起起伏伏,如波浪般推进,一直走向今天,走向未来。而毫无疑问,马是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精魂,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。

以绵延万里的“丝绸之路”为背景,古代的那些大马一直是强大政权的象征、对外开放的载体、保家卫国的利器。从穆王八骏日行万里,始皇七骏傲气凛然,文帝九逸天下骏足,太宗八骏忠诚勇武,到与马有关的英雄武士、文人墨客,人因马而得名,马因人而得传。得马者得天下,得名马者得扬世。有观点认为,自从驯化了马以后,人类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,文明之间的交流能力显著提升。而出土的各个时代与马相关的遗存,更让人感受到马是不同时代政治、历史、经济、文化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
三

天马行空来,森然风云姿。西晋怀帝永嘉二年(公元308年)四月,凉州发动了洛阳保卫战。此时,刘渊的部下王弥兵指洛阳,京师告急。凉州刺史张轨派都护北宫纯等率凉州铁骑驰援京师,大败王弥,洛阳解围。一时之间,洛阳百姓在街头巷尾遍唱:“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。”凉州马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军马。

说丝绸之路与马,不能不说凉州。凉州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丝路之马。在武威凉州,马是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和人文元素,也是一个永远新鲜的话题。凉州有马,这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产物。此三者的结合,谱写了“凉州畜牧为天下饶”的美篇。

寻访“凉州大马”,举世无双的铜奔马无疑是中国马文化意象中的翘楚。犹如“凉州词”在边塞诗中地位卓然。

寻找“凉州大马”,这里有血色青铜的辉煌,有陶瓷流芳的记忆,更有木马林立的壮观。在准备拍摄纪录片《凉州大马》的日子,我陪同相关的文博专家去寻找武威杂木寺摩崖石刻的西夏马,那马或向背而行,或唇齿相对,托着一尊尊塑像,亦为国内罕见。我们随当地的文化工作者步行十四五公里,翻山越岭,冒雨去寻访那刻在石头上的马。那些大马岩画十分珍贵,虽然它们的造型并没有铜奔马那样威武壮观,但通过那些依然十分鲜活的影子,让人真实地感受着我们的先民走过的历程。还有西夏碑下面卧了几百年的西夏马,那是典型的飞马。来来往往的人们都热衷于观看碑刻上的西夏文,而那匹西夏飞马却寂寞地坚守着,驮起了一个王朝的神秘往事。还有湮没在民勤连古城中的绿釉马、出土于凉州高坝镇的唐三彩马,以及至今还沉睡在凉州地底下的许多大马,它们共同丰富着“凉州大马”的内涵,展示着“凉州大马”的魅力和风采。

在那刀剑如梦的历史过往里,那些不知名的创作者们,将诸多的心愿、梦想、敬畏甚至迷茫,融入或锐或钝的刀锋,刻进木头,刻进石头,铸进青铜,揉入陶瓷。而这些精致的作品,随着一个人走向地下,走向墓葬,从此销声匿迹,隐身于千年江湖。今天的人们,走进遗址,走进遗迹,用目光的长鞭和缰绳,呼唤起沉睡千年的“凉州大马”。一匹匹“凉州大马”傲立大地,昂首长啸,诉说着汉唐而来的凉州故事。“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。”通俗的民谣以马喻人,隐喻着凉州骑士英勇无畏、天下无敌的力量。从那个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开始,凉州人或逐鹿中原,拱卫京师,或安守边塞,文治武功,令无数豪杰惊惧。今天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凉州再次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沿,一匹匹时代的“骏马”当将继续开来,在与时俱进中写下新的天马之歌。



绿釉陶马

四

何当金络脑,快走踏清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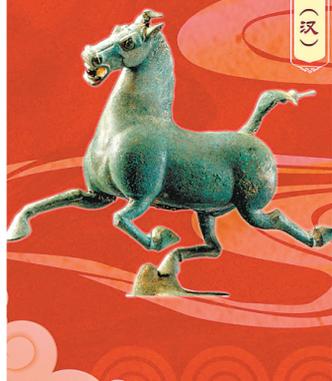
马,是华夏史上不可或缺的精魂。马之文化,是中华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在书写马文的世界里,念念不忘的那一匹匹马,早已和玉、茶、陶、帛一样,成为植入从古至今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意象。一马一世界,窥一马而知一时。那些马,真实地记录着、展示着一个个特定的历史方位和地域生态。

沿着丝绸之路,一匹匹马矫健勇武,它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赤诚,履行着不同的使命,经历着不同的血火洗礼,最终成就了源远流长的马之神韵,即忠诚高贵,和谐温顺,勤恳善良,奔放进取。

“凉州大马”踏歌来。再回首,我们将再启风雨无阻的豪迈征程!



灰陶奔马



铜奔马(汉)

国家里的“神驹”孟丽静

文学里的骏马

徐兆宝

在中国古典文学中,马的这一形象始终鲜活如初。它的形象早已超越其作为动物本身的自然属性,升华为文人心灵的镜像、时代精神的载体。在先秦祥瑞天马到魏晋名士骏骨,从唐宋沙场鞍马到元明清市井瘦驹,马意象的流转,恰似一部浓缩的精神史,映照看古人对生命、自由与家国的无尽求索。

在古老的典籍里,马便带着威仪而来。先秦《诗经》里的马,多是贵族生活与家国气象的具象,《小雅·六月》中“四牡騤騤”的骏影,烘托出征旅出征的肃整,彰显周代社会的秩序与尊严;《鲁颂·驹》铺陈的各色骏马,既映现鲁国畜牧业的繁盛,亦隐喻天下安定的理想。

汉代将马的神性推向新高度。据史料记载,汉武帝时,南阳人暴利长于涇水得异马献于朝廷,武帝视之为天赐吉兆,亲作《天马歌》咏叹其“骋容与兮踞万里,今安匹兮龙为友”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极尽铺陈的骏马,以野性与力量隐喻王朝气魄,而西域传入的汗血宝马,更让“天

马”成为沟通东西、彰显大汉国威的文化符号。

魏晋南北朝的风骨,让马意象染上了一层名士的清峻与洒脱。曹操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咏叹,将马与个体生命意识绑定,那匹伏于枥下的老马,不再是群体力量的象征,而是英雄暮年壮志未酬的自画像,开启了马意象个性化的新篇章。竹林名士纵意山水的姿态,恰如脱羈野马,马的“不羈”与名士的“通脱”形成隐秘共鸣。王济钟爱良马的“卢”,不因它神骏,更因烈性契合自身俊爽英姿——此时的马,早已是文人人品格与精神追求的外化,载着魏晋风度的清辉,在山林间自由驰骋。

唐宋文学的辉煌,赋予马意象多元而深厚的内涵。盛唐边塞诗中的战马,是时代精神最鲜活的注脚。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,以战马勾勒边塞生活的壮阔与苍凉,藏着盛唐开拓进取的豪情;李白笔下“萧萧班马鸣”,离绪中亦有文人洒脱,尽显时代气度。杜甫《房兵曹胡马》中“锋棱瘦骨成”的骏影,则让马承载起时代的厚重与悲悯,而其《瘦马行》中困顿潦倒的伤马,更映现着安史之乱后大唐的衰微,以及诗人自身的漂泊无依。宋代的马,多了几分书卷气与家

国愁思。苏轼以马喻志,更以“督邮有良马,不为君所奇”感慨人才赏识的不易。陆游与辛弃疾的马,始终萦绕着收复中原的渴望;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壮阔,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执着,让战马成为未竟理想的象征,在字里行间奔腾不息,藏着宋人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元明清以降,马意象融入市井百态。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“古道西风瘦马”,以极简笔墨勾勒漂泊文人的精神困境,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,蹄声里满是羁旅愁思与落寞。关汉卿杂剧中的马,褪去象征意义,成为贴近市井的物象——或为寒士赴考的代步,或为纨绔逐闲的坐骑,尽染世俗烟火气。

明清小说中的马,更是百态纷呈。《三国演义》里,赤兔马随英雄辗转,见证乱世风云;的卢马危难救主,暗合忠义伦理。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马,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,化身凡驹驮载唐僧西行,以默默坚守诠释修行真谛。《红楼梦》中,贾宝玉骑马出城祭奠金钗,那匹马载着他背离礼教束缚,成了短暂自由的载体。

从昭示吉兆的天马,到象征风骨的骏骨,再到家国的战马与市井的凡驹,马意象的嬗变,始终承载着人们对自由、力量与坚守的追求。



漆马



彩绘木马 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,均为资料图)



雨水:滋润万物 元六六

过年逢“雨水”

许锋

农历红马年正月初二,恰逢“雨水”节气。于冬日的陇原而言,人们或许不想这一天真的恁多雨水。寒风凛冽,下雨太冷,会影响人们过年的心情和出行的脚步,甚至孩子们连鞭炮也放不成了。而这一天,按照习俗,正是嫁出去的女儿携夫君带孩子“回门”的日子,天若晴,太阳若大,“归来”的笑容里洋溢着阳光的气息。或者,下一场大雪也好,天苍苍地茫茫,平添风雪归人的意境。而母亲们,则用目光分离纷飞雪花,在黄河桥头渐渐闪现的人影里,寻觅并精准地捕捉孩子们熟悉的身影。又不住地回厨房看“火”,锅台上,排骨、羊肉正咕嘟冒香气,案板上,春饼、饺子已整装列队。

年,就是情的浓缩与释放。母亲盼孩子,大地盼雨水。“立春”

后,“东风解冻,散而为雨”,雨生木,水生万物,是大地的“活力剂”。但于咱们这地方的冬日而言,由雪到雨,由冻到融,并不容易,往往要反反复复折腾几回,得成之时,农人方长吁一口气。春雨,一头牵农事,一头牵情思,最体现天、地、人交集。在《诗经》中,对雨多有描写,“灵雨既零,命彼信人。星言夙驾,说于桑田。”(《邶风·定之方中》)好雨已降,催促农官趁早驾车前往桑田。“芄芄黍苗,阴雨膏之。”(《曹风·下泉》)茂盛的黍苗,靠阴雨滋润。“我来自东,零雨其濛。”(《邶风·东山》)我自东方归来,细雨迷蒙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(《小雅·采薇》)去时杨柳依依,归来雨雪纷飞。类似的诗歌不胜枚举。古老的歌谣体现了先民对雨的依赖、依恋。这不是凭空的想法,而是来

自长久生产生活实践的感知。试试看,若将“雨”从中华诗卷中剔除,文学的星空不知要泯灭多少颗星星。雨,缤纷而落,入诗入画,入情入心,令人怦然。古人,可谓无雨不成诗,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(《春夜喜雨》)“卷帘聊举目,露湿草绵芊。古岫藏云霭,空庭织碎烟。水纹愁不起,风线重难牵。尽日扶犁曳,往来江树前。”(《对雨》)前者为诗圣杜甫所作,把春雨写得知时、无私,成为后世对“好雨”的顶级赞美。后者为诗仙李白所作,诗人从烟雨朦胧中看到远山古岫、空庭碎烟;又从天地间看到农人为生计犁田干活,悲悯之情油然而生。

“雨水”时节,可能下雨,也可能不下雨。南北气候差异,雨水分布极

不均匀,多时北边盼雨不来雨,南边雨多还下雨。我在南方生活多年,对雨水几近“麻木”,但一回到老家甘肃,冬盼雪,春盼雨,夏盼雨,秋天盼望雨,向上,向上,“汲”水,“汲”水,蠢蠢欲动,破土而出。天空,鸿雁归来。

爱生活的人们也开始留意,小街小巷里,何时能出现卖桃花、李花、杏花的小姑娘呢?那是北方的春天。